

东瀛渺梦

一个中国女人与不同国籍男人的故事

○ 莫然

者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东瀛梦

——跋

吴野

商海潮兴，波飞浪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构筑的文学大厦，宛如历尽沧桑的古建筑，已自感到摇摇晃晃，偏偏又有一批年轻气盛的文人墨客，齐崭崭地爆吼一声“下海去”，夺门越窗，扑通通地跃入了浪花间。文坛这座大厦里顿然出现令人不知所措的寂静。往日那些神采飞扬的人儿，转眼不见了踪影。到那儿去了呢——“只在此海中，涛深不知处”。

文学真的会就此萎缩吗？市场经济同文学真的是水火不相容吗？你问我，我问他，谁又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于是，当在首都出版的大型文学期刊《十月》，接连以头条位置，以醒目的版式设计，不惜大量篇幅，着力地连续地推出莫然的中篇小说《高处不胜寒》、《东瀛梦》（节选）以后，苦守在文学阵地的人不由得舒了一口长气，得到了慰藉。在北京，在成都，先后为莫然的作品，为这个在一片寂寥中横空出世的新作家，举行了热烈的座谈、讨论，不少文艺报刊都发表了评论、报道。有的评论家激动地宣称：莫然是1993

年文学天空出现的一颗新星。

其实，莫然不是从外太空飘来的彗星，而是从正在困扰着文学界，也正在以不可阻挡的巨力漫渍社会各个侧面的大海的深处浮出来的。当我们望着人们丢下笔扑下去的那片大海叹息的时候，没有想到，像是为了补偿，又像是为了有所昭示，大海却从她的怀抱里，捧出了莫然这样一位创作力旺盛、起点甚高、出手不凡的女性作家。

说莫然的文学创作起点高，不同凡响，不仅是指她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与艺术家气质，更是指她是死死盯着文学行情，苦苦地爬格子爬出来的作家。她是在商海中沉浮多年，饱经风霜，一朝脱颖而出的。人生这片大海，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中国现实生活的这片大海，直接地为当代社会铸造了这样一位新型的作家。

姑且不说“东风第一枝”——她的处女作《高处不胜寒》，也暂且不谈接踵而至的《潇洒走南方》、《大饭店风云录》等中长篇，就以这部《东瀛梦》而言，读者就完全足以发现自己面对着的是一位什么样的作家了。这部以留学生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远远地越出了既有的此类作品的窠臼。它不再流连于那些打工挣钱、艰难度日、异乡漂泊、魂系故土的故事。这样的故事确实曾经新鲜过，但很快就被多次的重复弄得走味了。《东瀛梦》站到了一个更高的视点上，以中国、日本、英国三种文化背景下，妇女地位与生存价值的选择为线索，展示了对人本身的最高奋斗目标及其实现可能性的痛苦践履与深沉思考。

从而，它拥有了一个开阔得多的视野。透过梅、良子、柏

原、森、戴维等三个不同国籍的男男女女的纠葛，从纵的向度上，探究着传统文化对人的行为的无形制约；从横的向度上，展现了中国文化、日本文化与欧洲文化在人的心态上的凸现。文化的差异与冲突，震荡着梅和森以及梅和柏原的情感关系，煎熬着柏原和良子的家庭组合，也操纵着梅和良子的激烈冲突、梅和戴维未来生活的轨迹。作品的画面展开得严谨有序，就像呆板沉滞的日本社会关系一样；情节的递进却又大起大伏，波诡浪奇，像梅心中翻腾不已的激情一般。作者给你讲了一个曲曲折折的故事，弄得你忐忑不安，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她却拒绝给出答案。她怎么能作出答案呢？当中国打开国门，面向世界之后，人们不论是飘洋过海，还是留在神州大陆，都不得不面对梅所遇到的问题。思考、行动、冲突、寻觅——一切都刚刚开始。这部作品带给人们的是，是伴随着美丽的故事而来的一个揪心的问号。也许，这正是它的成功之处。

同她的其他作品一样，莫然的这部作品溶可读性与文化性于一体，既好看，又耐读。它不是脱离现实人生，“神侃”出来的故事，也不是把读者的欣赏要求置诸脑后，一门心思抒发自己情绪的作品。故事虽然发生在日本，作品对日本的文化氛围、生活习俗和日本男女心态的描绘，也真说得上维妙维肖，颇多传神之笔。但是，从梅身上，从整个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却是正在进行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人的艰难的人生之旅。梅的痛苦和喜悦、失落与向往——都会在当代中国青年心坎上撞出共鸣的颤音。莫然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文学的功底外，不能不归功于在当代知识分子中尚不多见的人

生阅历。

年纪不大的莫然却有着颇为独特的人生经历。她出生于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家庭。在西北读大学时，学的是飞机制造专业。毕业后在省级科研领导机构工作，从事科研项目的组织、管理。1978年前，当“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许多人还梦寐不知变革将至的时候，她却以罕见的敏锐与勇气，率先甩掉铁饭碗，扑向风云难测的商海。经过多少回沉浮，呛了多少口海水，尝尽了酸甜苦辣。正当事业有成，宿愿初偿之际，她却又一次主动地来了一个大转折，静心凝神，日日夜夜坐在计算机前，把缕缕情思，把千万种人生品味，敲进键盘，化为字、词、句，构筑成自己的作品。主动出击，似乎是她的习惯。绝不把自己闭锁在既成之局里，似乎是她的性格。从她的人生经历中，你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从她的作品里，你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东瀛梦》就是一个绝妙的例证。

当今的文坛，有莫然这类生活经历，而又有魄力，能写出当代改革开放生活画面的作家，确实太少太少。莫然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她拥有丢掉铁饭碗，扑入商战硝烟的真切经验。莫然的创作就应当紧紧依托这个生活基础，去寻找创造自己的艺术特色。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老一辈人的时代生活是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斗争，是战争。在那个时代生活的大海里沉沉浮浮，才有了老一辈作家的作品。莫然这一辈作家面对着的，就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生活。正在发展着变化着的工业、农业、商业、金融……，都是这片大海的组成部分。

从1992年到1993年，莫然继续从事小说创作，又同几

家电视台谈妥了把她作品摄制成多集电视剧，同时，还同朋友们一道创办了明星影视实业公司，着手摄制影视作品。生气勃发，诸事并举，又一次显示了莫然的特色。当然，她的大部分精力仍然是放在创作上的。她是刚强的，也是柔韧的，我们有理由对她的未来持着乐观的期待。

大海培育出来的莫然，将永远属于大海。

1993.12.17 于成都西郊

作者寄语：

女人同样可以成为强者，并且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社会价值。我甚至相信日本的知识妇女，也正在酝酿着一场秘密革命。这一沉静而又执着的进程，迟早将使东方女性在世界上的力量对比，发生意义深刻的变化！

巧遇在九州

从小妈妈就说我是丑姑娘。
她完全不顾人尽皆知的遗传原理，一股脑儿把责任推到女儿身上，并且认定看上我的男人都缺乏审美眼光。
每当这时，爸爸便为我据理力争。
他说：一个女人大脑里有许多细胞完全可以和容貌媲美。
我赴日攻读博士学位时，妈妈的这种调子比往常都高。
那天理发店把我的头发剪得太短，以至于被小弟误当作前来朝贺的男同学，刚进门我就接到他递过来的一支烟。
“我的天！这像什么话？”
妈妈眼睛一闭，似乎就要昏过去。
我和小弟忙一人抓住她的一只胳膊，听她嚷道：
“这是谁剪的？我找他们领导去！扣他一个月奖金！”
爸爸走过来，伸手摸了摸我那一头短发，
“挺精神的嘛！像个假小子！”
森朝我眨眨眼：
“这样好！这样安全——看哪个小日本敢打我老婆的主意？”

我白了他一眼，心想除你之外，还有谁成天盯着你的老婆？

据说日本女人都时兴长长的披肩发，或者在头顶上高高地梳个髻什么的。

谁料到了那边一看，今年恰好流行这个发式，身边的中外男士都向我小心翼翼地暗示：这头短发看上去非常帅气！

其实剪短发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时间上来考虑，都是每个留学生的最佳选择。

在九州大学研修的两年里，我每天起床只用手划拉几下，抹一把脸，胡乱漱漱牙，啃着面包就直奔研究室了。

日本的生活节奏太快，当我被闹钟从沉睡中唤起，当我抓起拎包冲下电梯，更多的时候甚至来不及划拉头发。

那天我跑到车站才发现抓错了拎包。

恰巧正赶去赴一个重要的约见，多打个来回就要耽搁时间，心一横，管它呢！身无分文便闯上了电车。

检票口的工作人员绝对想不到在循规蹈矩的日本人里竟夹着一个没买票的中国乘客，自动检测杆却毫不留情地挡在了面前。

“对不起啦，小姐。”检票员彬彬有礼地弯了弯腰，“请买票！”

我连忙解释原由，保证回程时一定去车站补票，而且掏出护照以示证明。

“哎呀！小姐原来是中国！”，检票员笑了笑继续坚持：“我相信你的诚意，但无论如何也不敢开这个先例啊！”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面红耳赤地连连说：“也许乘

车规章上没有后补这一条，但我现在身上确实没有钱呀！”

“既然没有钱，小姐就应该呆在中国呀！”

检票员脸上露出了轻蔑的神色。

这样的情绪中国留学生早就领教够了！

是骄横？自傲？或是厌恶？鄙视？各类场合都有种种优越感溢于言表，真该给辱慢我和我国家的小日本一点颜色看！

但眼泪却不由分说快要掉下来啦！

“这位小姐的票我替她买了，请多关照！”

一位中等身材着西装的旁观者慷慨解囊，并且有礼貌地向我点头示意。

“是！”检票员立刻一个 90 度的鞠躬，这势利眼的家伙！

我在羞愤中慌忙一瞥，只见一张四方脸和两道黑浓眉在眼前晃动。

倏忽之间，那男子的身影已淹没在异国的闹市中……

像这样貌不出众但却救苦救难的日本人，九洲也有成千上万吧！

2 谋职轶闻

佐拉吉公司的川野工场建在九州福冈市郊。

上千平米的厂房与一间间用茶色玻璃隔成的鸽子笼般的办公室极不相称。这种安排也许是为了让管理职员多多下基层吧？

日本人无论干什么都有自己的风范，这个国家的秩序也总是有条不紊，按部就班。

攻读学位规定先有一年语言课和一年预修课，我正待进入博士课程，研究室的教授就退官（退休）了，而副教授既没资格带博士生又弄不到奖学金。

偏巧国内又通知因经费短缺，这批研修生都将改为公派自费。

真是雪上加霜啊！我只好“停课闹革命”。

总算天无绝人之路，日本设有官方机构专门出资让第三世界的研修生去各公司实习，相当于廉价为人家卖力气。

这个国家很少搞尖端科学或基础研究，几乎全靠应用技术垄断市场，或者买来成果专利迅速转化为商品，非常需要这些领域的高级技术人员。

副教授帮我在一个叫“日本海外技术者声援会”的组织找到名额，却被这家大型的陶瓷企业一口回绝了——九洲大学的中国研修生嘛，怕泄密！

再三托情，回答是中央试验室和精密陶瓷工场不能去，余下几家未完成技术改造的瓷器工场可以考虑。

恰逢这片产品低级地处偏僻的川野新换了个工场长，当即提出请我去面试，可他自己倒满天飞！前两次晚了一刻钟便找不见人影了，但愿今天吉星高照。

还是几个中层干部出面应付，那位仍不露头的工场长到底居心何在？

“请问梅女士为何不完成博士学业，自愿到哪处来工作？”
人事股长像例行公事。

又是老一套！我无精打采地重述了一遍，并强调自己只是想到颇负盛名的日本公司来学习学习。

“对不起，您是学精密陶瓷的，而我们这里是生产卫生陶瓷的！两者相比差距也太大了吧？”

技术股长也不无挖苦的味道。

“可是无论如何，我也想来贵工场看看！”

“梅女士这么做是为了挣钱吧？”人事股长虚张声势地发问，“虽然根据声援会资助的办法，您收入的30%该由我们支付，但公司早有规定，决不会发给外国研修生任何奖金或津贴！”

“我知道！我不在乎这个！”

早该毫不客气地顶撞他们了！

但这两句回答却犯了忌，人家又开始暗暗嘀咕，倒似谁

想窃取那些并不神秘的卫生陶瓷的技术情报！

我时时听到“柏原工场长”这个称谓，好像两人正商议着是断然拒绝还是请示上司。

料不到这工场长却是人不在而威在呢！

门后的走廊上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您好！”“是！”的短促应答。

两位股长脸上立刻堆满肃然起敬的笑容，我也迅速转过头去，首先入眼的是一张四方脸和两道黑浓眉。

这个世界真小！

我惊得出了一身冷汗，简直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在谈梅先生的工作呢？”

那道声音彬彬有礼，十分中听，从称呼上判断似乎对方并未看准来人。

我赶快站起来调整身姿和神色，当时的丢人现眼造成了目前的知遇之心，匆忙之中就表了个态：

“干什么都成啊！”

“那就搞生产管理或质量管理吧？”人事股长也带出商讨的语气。

“不行！我只想作科研开发的工作！”

对这类原则问题我可不能让步丝毫，

“要是实在没有我可干的事，就去其它工场看看吧！打扰啦！”

“请等一等！”

助人为乐的新上司往玻璃门边一靠，拿着文件夹的两手交叉着放在身前，满面笑容地注视我。

现在可以肯定人家已经认出来啦！我也索性把他打量一番：

这个工场长意想不到的年轻，大约只有40岁左右。在有电烤炉的办公室里，部下都规规矩矩地穿着工作服，只有他脱去西装，白衬衣外面套了件黑背心，一付潇潇洒洒的样子。

“我们也有科研开发的工作啊！”他笑眯眯地说，“比如这里的自动化成形工艺，就是十几年没有解决的技术难题。我看过了你的举荐书：冶金本科的毕业生，硕士学位又是专攻精密陶瓷的，在川野工场是大有作为呀！”

但不弃视中国妇女的日本男人只是硕果仅存，那边技术股长已紧张地叫起来：

“哎呀！我们可没有与女人共事的经验啊！”

就在这一瞬间我拿定主意留下来——我要干出个样子让他们瞧瞧！

3 工场长的故事

任职书下来，却是“工场长特别助理”。

哎呀！真是用心良苦呀！“助理”而又“特别”，这可不像国内的那个“副职”待遇，有点监督使用的味道吧？

我把任职书揉作一团，找来工作帽往头上一顶，就直奔成型车间深入调查。

川野工场的主要产品为便器和水箱，由于自动化程度较低，传送设备不配套，效益总是上不来。

卫生陶瓷当然已进入千家万户，但如何研究出一整套快速、均匀、合格率高的成型技术，仍然是个不小的难题呢！

这是个有几十年生产历史的工场，干燥室建在型车间的最高层，好比一座摇摇晃晃的小阁楼。

我找到梯子爬上去，钻进细木板搭成的昏暗顶棚，打着手电测试有关数据。

整个川野工场为之轰动，管理职员都跑出来，团团围住小阁楼。

“哎呀！这个女人真是大胆！竟然私闯安全禁区！”

“喂！你要是摔下来，我们可就有国际问题啦！”

工场长柏原健郎一手托肘一手抚腮地站在下面看了一阵，见我丝毫没有就此罢休的意思，才权威地摆了摆手：

“还是请梅先生下来吧！”

回到办公室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对中国人大富于实践的精神，我佩服万分！但梅先生是否在了解我们公司的企业全貌、生产状况和规章制度以后，再进行这一类的科研探险？”

原知道外国人在日本谋职，若未经过短期培训是不能直接上工作岗位的，只是以为像我这样获得硕士学位并且已有两年实地经验的人可以“特别”。

这里的同事都按照礼节直呼我为“梅桑”（即“女士”），只有顶头上司坚持“梅先生”的称谓，当然表示本人对地位和学问都很高的女子的特殊尊敬。

现在他却照样依惯例行事，我也只好奉“陪”到底。

于是工场长百忙之中又抽出功夫给他的特别助理讲课。

当天他就讲了整整一个下午：讲实用陶瓷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讲佐拉吉公司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经营覆盖面，讲大型陶瓷生产设备的投资效率……

日本人就是有这类本事！

他们的头脑充满了强烈的国粹思想和社会责任感，对其所属的集团也怀着一股难以名状的忠诚，而且惯于把自己枯燥无聊的工作看得那么神圣有趣。

这种敬业精神才真是佩服佩服！

何况这“陪”训并不枯燥无聊，反而让人大长见识，到后来讲者和听者全都兴致勃勃。

从第二天起，柏原陪我去参观公司的一些下属工场。

公司广告部精心布置的陶瓷展览名目繁多，五花八门。

如果说中国是生产陶瓷的老祖宗，那么日本至少算得上后起之秀！

日本陶瓷颇有名气，早就脱离了中国和朝鲜的影响，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

但传统的陶器“栗田烧”和瓷器“清水烧”仅限于工艺品，而现在盈利最高、规模最大的却是外用瓷砖或装饰瓷砖的生产……

像佐拉吉这样的企业在日本的全面经济发展中迎接过多少次挑战？

正因为企业的全体所属成员都极其关心民族形象和社会利益，才凝聚了每一局部的促成市场发达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吧！

柏原在公司里呼应自如，游刃有余。

我抓住个空挡旁敲侧击地打听，那些饶舌的女职员就叽叽喳喳开了：

“柏原先生吗？那可是我们公司平步青云的人物呀！”

“是啊！像他这样年轻就担任工场长的，全公司也屈指可数呀！”

从一个多嘴的工场长那里，我又知道了柏原在佐拉吉工作已上 20 年，去川野就职前曾担任公司的设备投资课长，成功地主持过好几次重大的技术改造，效益良好，成绩赫然。

眼下我们参观的这条大型瓷砖生产线正是他完成的，10 年来换了四任工场长，仍旧没有丝毫被淘汰的迹象。